

数字时代中医药信息资源目录学的研究

段 青 张华敏 康小梅 尚文玲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北京, 100700)

摘要 本文阐述了传统中医药文献目录学的发展历程, 分析了数字时代中医药信息资源的现状和特点, 探讨构建中医药信息资源数字目录学的方法及中医药信息资源评价体系, 以促进我国数字目录学的发展及中医药数字资源的建设。

关键词 数字; 目录学; 中医药信息

Study on Digital Bibliographic Science of Chinese Medicine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the Digital Age

Duan Qing, Zhang Huamin, Kang Xiaomei, Shang Wenling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history of digital bibliographic science of Chinese medicine literature and analyzed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edicine literature. The method of establishing digital bibliographic science of Chinese medicine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Chinese medicine information resources were explored. The aim of this paper w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bibliographic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digital resources.

Key Words Digital; Bibliographic science; Chinese medicine information

doi:10.3969/j.issn.1673-7202.2013.10.041

数字时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为中医药信息资源的开发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 尤其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更新速度快的网络信息资源, 但是网络资源的分散无序也给中医药信息资源的检索与利用带来很大困难。建立中医药信息资源数字目录学, 是高效检索中医药信息资源的客观要求, 也是传统的文献目录学发展为数字目录学的必然结果。

1 传统中医药文献目录学的发展

1.1 中医古籍文献目录研究 中医古籍文献是蕴藏、保存、传播中医学珍贵遗产的知识载体, 它记载了中医学深厚的理论体系, 是历朝历代医学家防病治病的临床经验和方药研究的成果。中医古籍图书目录学的研究自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 经过多次全国中医古籍资源深入调研、核实、整理, 出版了多个版本的中医古籍图书联合目录, 2008 年修订版《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出版^[1]。

1.2 中医民国时期目录研究 中医民国文献是中医学学术传承与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的文献, 这一时期, 随着现代医学教育日渐繁盛, 现代医学得到迅速发展, 在中国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中医的地位岌岌可危。中医界的有识之士经过多次反复的存废之争, 兴办中医学校和成立学术团体, 通过创办中医期刊杂志、著书立说, 进行学术交流, 传承与发展中医学术, 出版了大量的中医药学文献。对这一时期出版发行的图书目录

进行全方位的调研整理, 是掌握民国时期中医药文献资源的有效途径。

1.3 中医现代文献目录研究 新中国成立 60 年间出版了大量中医图书, 有现代中医药研究著作, 有影印和点校古代医籍及整理出版的民族医药典籍, 也有流失在海外的中医文献回归出版。对中医现代文献目录进行整理研究并于 2010 年出版的《新中国六十年中医图书总目》, 清晰地再现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在教育、科研、临床以及管理等诸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也描绘出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中国古医籍的发掘、整理、再版的脉络^[2]。

1.4 中医外文文献目录研究 中医学在海外的发展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随着中医药在维护人类健康和防治疾病的优势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青睐, 研究和应用随之受到重视, 出版了很多相关的中医学刊物和图书, 这对中医学的传承与发展以及国际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对海外出版的中医学图书目录进行研究, 可以使国内中医科研人员、文献研究人员及情报学研究人员及时全面了解中医学在海外的状况, 也可以为中医学国际交流奠定基础。

2 数字时代目录学的发展

目录学作为一门应用广泛、历史悠久的学科, 在网络通信不断发展的今天, 迎来了全新的技术革命, 从传统的文献目录时代迈向了数字目录时代, 也成为目录

学研究的新方向。怎样科学、便捷、有效的解决互联网技术下数字时代信息资源的生产、组织、汇总、扩散、开发和利用等方式与方法的问题,是 21 世纪我国的目录学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在这个新的时期,目录学的研究正在迈向数字时代^[3]。

将中医药文献目录学与数字目录学的优势进行有机的结合,将会拓展目录学探索领域,大力推进数字目录学的发展。中医药信息资源从传统的文献目录形式转变为数字目录形式,是传统文献目录学发展的需要和对中医药网络信息资源整合的探索,是目录学体系由传统的“文献—读者”到“数字资源—知识”的转变,它可以使中医药信息的生产、汇总、组织、扩散、开发和利用各个环节更加快捷、便利^[4]。中医药信息资源数字化目录化的发展,把中医领域的信息资源搜集起来做成索引,构建中医学知识资源库和知识导航系统,提供个性化的导航服务,以便于人们对中医药信息的检索、学习和甄别^[5]。

3 中医药信息资源数字目录学的构建

中医药信息资源数字目录学以中医药文献资源目录数字化、以中医药网络信息资源目录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中医药信息资源的组织、利用与书目信息控制为基础,将中医药书目情报电子化、网络化、集成化、智能化,为中医药信息资源管理和信息服务的发展提供新型的电子化的目录;并把数字目录应用于中医药资源管理系统,建立中医药知识资源库和知识导航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医药信息当中的错误以及冗余信息,合并重复信息,剔除与时代发展相违背的、虚假的、违法的信息,充分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以促进中医药数字资源目录学的发展。

3.1 中医药数字图书馆目录 我国中医药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比较成熟,针对各中医药院校网上图书馆的中医药数字资源,可采用对其图书馆主页信息建设的基本情况进数理统计分析,包括网页布局、所列项目、数字资源种类与数目,为读者提供的服务等,根据统计结果分析出中医药院校网上图书馆的优势与劣势,构建中医药数字图书馆目录。

3.2 数字中医药网站目录 我国中医药网站的数量相当多,而且每个网站又有自己的特点。采用网络调研的方式,了解这些中医药网站的数字资源建设情况,网站中必须包括的内容、网站应提供什么服务、人气最高的中医药网站、中医药网络资源的种类以及内容的正确率、时代性等等,来了解大众的需求,并分析出各中医药网站在建设中的缺陷所在,对中医药网络资源从内容到形式进行校勘和限制,剔除网络上一些冗余

或有害的中医药信息,净化中医药信息资源,建立中医药相关网站索引目录,提高检索结果的可信度。

3.3 数字中医药电子书目录 针对中医药电子书的种类和特点,通过相关电子书网站,以几种最常用的电子书如中医教材、中医古籍、中医参考书等为基础,统计其下载数量以及网民意见,整合中医药电子书目录并提供电子书内容提要。

3.4 数字中医院导诊目录 我国各省市都有一定数量的中医医院以及各级各类私有、民营中医医院,以这些中医医院网站为调研对象,调查不同人群对医院网站的利用程度及各医院特色诊疗资源,建立全国范围内中医医院特色诊疗资源目录。

3.5 数字中医药数据库目录 我国中医药数据库数量多、分类细,针对以上特点,以这些数据库网站为调研对象,统计分析各数据库所涉及的内容、结构布局的合理性、分类的科学性、检索的速度、提供的服务等进行综合的评价,建立数字中医药数据库目录,使数据库、文献与书目控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体化的数字资源。

3.6 中医药文献目录的数字化 数字目录学的基础是文献数字化与书目工作数字化的实践。中医文献目录数字化可以为联机合作编目、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联合虚拟参考咨询、数字资源建设与图书馆知识服务等奠定基础。将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医文献目录进行整理、加工,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使之数字化、网络化,建立一站式的数字中医药文献检索系统。

4 中医药数字资源目录评价体系的构建

网络环境下中医药数字资源呈现出无限增长的趋势,一些错误的或者冗余的信息混杂其中,使中医药网络信息资源良莠混杂,仅近 3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就公布虚假中医药网站、机构等近百家。对中医药数字资源目录进行整体、高效的,可定性、定量的评价,对中医药信息资源进行过滤、筛选、整理、加工,对中医药各类网页、网站、电子图书馆等信息资源从内容到形式上进行校勘、整合与限制,净化信息资源环境,完善中医药信息资源数字目录学。

4.1 中医药数字资源的内容评价 就其内容的真实、准确、新颖、权威、时效、连续、稳定、独立、实用、独特等性能进行分析评价,可以促进中医药数字资源的不断更新,以确保该资源可以应用到当前的中医药研究中去,不落伍、能够与世界接轨,时刻走在科研的最前列。

4.2 中医药数字资源的设计评价 就其设计的是否合理、版面编排的情况、整体的构思、用户的使用界面、导航的设计、人机的交互性、兼容性、开放性等角度进

行综合评价,这样可以针对评价结果,对中药数字资源的设计进行调整,达到人性化的效果,可以不断提高中医药数字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中医药数字资源的不断完善。

4.3 中医药数字资源的检索评价 对其检索的可行性,检索的相关功能、效果、速度和操作的简易程度来进行评价,这不仅是对中医药数字资源相关硬件的评价也是对软件的评价,只有在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之上,才能持续不断地发展。

4.4 中医药数字资源的可获得性评价 享用的现实性,是使用者对中医药数字资源的可接触和可利用的程度。需要就其主页是否可操作、链接是否有效以及响应的速度与传输速度等进行评价,这样可促进资源的兼并重组,取消低效无用的数字资源。

4.5 中医药数字资源的安全性评价 就其可获得的安全性,技术的可支持性、链接的成本、价格、下载访问量、被引用的次数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评价,以此来找出最优的战略战术应用到中医药数字资源当

中,来降低并控制中医药数字资源的成本,将有限资源的使用价值放大。

5 结语

我国中医药信息资源的建设还处在发展当中,加强中医药信息资源数字化与目录化的研究,构建中医药信息资源数字目录学,把中医药领域的资源搜集起来做成索引,提供个性化的导航服务,加快中医药资源数字化建设和发展,提高中医药信息数字化服务效能,必将对中医药现代化建设产生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 薛清录.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12.
- [2] 裘俭. 新中国六十年中医图书总目[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4.
- [3] 柯平. 数字目录学—当代目录学的发展方向[J]. 图书情报知识,2005,9(6):18-22.
- [4] 彭斐章. 数字时代目录学的理论变革与发展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10.
- [5] 曾伟忠,董畅. 数字时代目录学的历史使命和未来发展的思考[J]. 图书与情报,2012;16(2):29-34.

(2013-03-05 收稿)

世界中联糖尿病专业委员会理事会换届大会暨第十届学术年会在厦门召开

2013年10月18-20日,在厦门成功召开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理事会换届大会暨第十届学术年会。本次会议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以下简称“世界中联”)糖尿病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承办,《世界中医药》杂志社协办。

世界中联综合办公室主任秦树坤、世界中联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进喜、厦门市卫生局局长杨叔禹、北京中医药大学首席专家高思华、新加坡同济医院院长耿满、韩国医科大学教授韩赵忠植、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吴深涛等出席开幕仪式及致辞,并和全体与会人员共同拍照留念。来自国内各省市、韩国、新加坡、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200余名中医糖尿病领域专家,围绕“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经方临证经验与个体化诊疗”专题进行研讨。大会共收到论文240余篇,其中198篇精品收入论文集,内容涉及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理论探讨、经验总结、临床研究、实验研究及文献综述等,基本代表了近年来国内外中医、中西医结合防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先进水平。

会议开幕的前一天,世界中联综合办公室主任秦树坤主持了世界中联糖尿病专业委员会第三届理事会换届大会预备会议,世界中联糖尿病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秘书长赵进喜向与会代表做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从组织建设、学术活动、人

才培养、提升影响、发展学会等方面总结糖尿病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四年来工作成绩,世界中联学术部主管单梁秉承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主持第三届理事会选举程序,与会代表全票通过吕仁和教授当选世界中联糖尿病第三届理事会会长、赵进喜教授当选世界中联糖尿病第三届理事会秘书长,以及赵忠植(韩国)、高思华、栗德林等副会长25人,陈家旭(新加坡)、高天舒、王世东等常务理事73人,邓德强、王颖辉、Stefan Hager(德国)等理事132人。

两天的交流会议,邀请丁学屏、赵进喜、杨叔禹、冯建华、戴舜珍等知名专家分别就糖尿病治疗的理论、辨治思路、并发症及临床经验进行了专题演讲。会议内容丰富精彩,分为糖尿病并发症规范化研究及其进展、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治疗经验、经方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经验与实验研究等专题板块,丁学屏教授总结了临床实践之路,做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探索和蜕变”的主题演讲,赵进喜教授讲述了“糖尿病肾病规范化治疗及其研究”,王世东、高天舒等教授分别就“2型糖尿病热伤气阴机制研究”及“新诊断2型糖尿病湿热证研究”进行了汇报,老中青专家各显风采,学术思想百家争鸣。

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

2013年10月20日